

第六十六回 林經略判出奇冤 崔氏婦路遇對頭

話說沈廷芳說出害花有憐的話，崔氏嚇了一跳。低頭一想，我當初為花文芳害了魏臨川，丟下我來，怕落花文芳圈套，跟了花有憐到了淮安，遇了沈大爺有緣，他又不是我的真正丈夫，害了他性命，與我何干？即便笑了一笑叫道：“大爺，妾身蒙大爺抬舉在此，到也隔手隔腳，不大方便，聽大爺做主，妾身沒有話說。”沈廷芳聽了大喜道：“非是我要害他的性命，也是出於無奈！怕他到官熬不住刑，吐出真情，豈不害了我大爺之事？既然你真心跟我，我今晚行事便了。”崔氏道：“祇要做得乾淨便了。”沈廷芳道：“包你無事！”正是：

善惡到頭終有報，祇爭來早與來遲。

再說林璋此時專等諭旨到來，前日差人去拿牛二、易道清，未曾到限。猛然想起那夜和尚冤枉告狀，本院下車沒有工夫，將此案擱開。今日閑暇，不免去查看一遭。吩咐中軍傳點開門，眾役伺候出門，祇聽得吹打三通，眾役紛紛，已不知大人往何處而去？中軍傳出話來，出東門順河岸而走。不一時，坐了八抬轎到河邊去做甚麼。一路行來，出了東門，順河傍岸走去。林公在轎內觀看，眾役到住船所在。大人吩咐住轎。湯彪下馬，大人出轎，眾役同大人行走觀看。

行了一會兒，祇見有燈籠掛在門首，寫著王二房客寓。大人抬頭見對面有數棵大柳樹，正是此處，就往裏走，眾役一齊走來。一聲吆喝，飯店裏面人嚇了一跳。大人走到天井，湯彪連忙移個坐兒，大人坐下，將飯店主人叫來。店主人摸不著頭尾，即慌忙跪下叩頭道：“小人不知大老爺駕臨，沒有遠接。”林公道：“你叫甚麼名字？開的何店？”店主人道：“小人名叫王奇，開了二十餘年的飯店。”林公問道：“你今年多少年紀了？”王奇稟道：“小人今年四十九歲了。”林公道：“開了這多年飯店，可殺死多少人？”王奇嚇了一跳稟道：“並無此事。”林公道：“和尚也沒有害了一個麼？”王奇大喫一驚稟道：“沒有。”林公道：“十日前三更天，你家生下一個兒子，可是有的麼？”王奇道：“是有的。”林公道：“那是你的兒子麼？分明是你的對頭來了，你這奴才不知怎麼樣害了和尚性命？和尚今來投胎，必定是報仇。”王奇稟道：“小人並沒有害了甚麼和尚性命。”林公道：“本院還你一個對證。”遂立起身，走到臥房門首，向著房中道：“小孩子聽著，你若是冤枉就將大哭三聲。”小孩子祇哭三聲，就不哭了。林公道：“你這奴才，還不招來！”

王奇嚇得魂不附體，稟道：“小人願招，五年前有個山西和尚，在小店投宿，露了財帛是實。”林公道：“有多少財帛？今屍首在何處？”王奇稟道：“百金財帛，屍首在天井中。”林公道：“百金財帛就害人性命？”吩咐將這天井掘開丈餘深，祇見露出衣服，果然是一個和尚。將屍首拖上來，祇見屍下一物，有足有頭，還是活的，在坑中亂跳。湯彪說道：“好大個木魚！”林公道：“不是木魚，是身上流下來的血，一年下去一尺，到了千百年後，那物就成了形，這人纔得五年，叫眾役取上打死。”眾人登時打死，並無肚臟，卻是一堆紫血。

人人看見暗道：“林公如神！”林公吩咐，將王奇鎖了，帶去交與山陽縣，秋後抵償和尚之命。林公起身向著湯彪道：“本院代這和尚伸冤，今且不免叫和尚早早脫身去罷。”走到臥房門首，叫道：“和尚！本院準你狀子，已將仇人抵償你命，快快託生去罷。”祇聽得房中小孩子，連哭三聲氣就絕了。王奇的妻子還在那邊哭泣，林公即叫眾役，將小孩子拖出與和尚屍首一同並葬。王奇得百兩財帛，令山陽縣斷三十兩銀買口棺木收葬。大人上了八抬轎，眾役開道回衙，百姓無一個不說是活佛下界。

到了東門，三聲大炮，進了城門，祇見有一起送殯人，見了大人進城，連忙將棺材歇下，讓大人過去。林公在轎子裏看見一付火燒頭的棺木，有一頂白布小轎，在棺材旁邊，內有一個婦人暗暗啼哭。大人耳中聽得哭聲，不甚哀切。吩咐住轎，將轎中婦人叫出來聽審，眾役暗暗笑道：這位大老爺，好不抖搜，淮安府百姓，一日不知抬了多少棺材出城，怎麼連送殯的人都要審起來了。既奉鈞諭，誰敢不從。

祇得走至轎邊喝道：“轎內是甚麼堂客？快些出來，大老爺立等聽審呢？”轎內婦人嚇得戰戰兢兢，不敢出來，眾役等一會兒，又不見出來，伸手將轎簾一掀說道：“快快出來，大老爺立等問話，免得我們動手動腳。”那婦人沒奈何，祇得從轎子裏走將出來，到大人面前，眾役一聲吆喝跪著，婦人祇得跪下，不敢抬頭。林公看婦人生得十分齊整，上穿一件新白綾大褂，下著一條白綾裙。林公搖頭暗道：必有原故！忙問道：“死者是你甚麼人？”婦人道：“是小婦人的丈夫。”林公道：“得何病症而死？”婦人道：“暴病而亡。”林公道：“看你身穿服色，非寒士之家，丈夫一死，就如此薄情，祇與他一口火燒頭的棺材，其中必有原故。”吩咐帶回衙門聽審。眾役開道，回察院衙門。

也不知審出甚麼冤枉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（本節完）